

夜读一部书

王吴军

夜幕降临，有一部让我心动的《红楼梦》陪伴着我，还有一杯清茶放在面前，这夜就显得颇有味道也不漫长了。

《红楼梦》中有包罗万象的生活情态，那别具一格的人物名字，生动而鲜活，让人有伸出手轻轻抚摸的渴望。

我喜欢《红楼梦》中那才情洋溢的文字，喜欢那灵性十足的风情，也喜欢那古典的气息。读着这部书，和那些丰美的心灵对话，倾听着多年以前的沧桑声音，我依稀感觉到了，那个独自流着辛酸泪水的人和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已经走进了我的心中。

我坐在小窗前，默默地翻阅着《红楼梦》那已经发黄的书页，似乎在翻阅一部沉重的心灵史。微风轻轻叩着我的窗户，让我的阅读多了一些清越的声响。我总是读几页，就停下来，微微闭上眼睛，这样一遍又一遍回味着，让大观园里那些生动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一个个自然地浮现出来。这时，书静静地翻开在桌子上，柔和的灯光悄悄映照着，一缕微风从小窗吹过来，书页轻轻摇曳，犹如张开翅膀想要飞舞起来的蝴蝶。

夜色一片静谧，茶杯中没有皎洁的月色，也没有璀璨的星辉，有的只是清雅的茶的颜色和悄然漫溢的书香，映着灯光，波光粼粼，涟漪浅浅。时光荏苒，红楼里那些飘荡着笑声也浸透了泪痕的梦境总是一幕幕生动地展现，仿佛风里的湖水，溅起了一朵朵晶莹的水花。多么幽深的红楼一梦呵，我徜徉在里面，仿佛是一缕轻悄的风。

我听到了陈旧的木门似乎响起了幽幽叹息的声音，门在我身后微微打开了。是夜风悄然来访？还是坐在北京西山的油灯下辛勤

著书的那个人真诚的叩叩？

我走了出来，在一棵树下停住了脚步，深深吸吮着静夜里弥漫的花香。月色皎洁，树影摇曳，风儿吹拂的声音犹如情人间或喜或痛的倾诉。那一轮月亮被彩云追逐着，依稀在演绎着一段浪漫的传奇。没有谁从远方归来，也没有谁走向远方。晴朗的夜晚，如洗的月色，一行行浸透了辛酸泪水的文字曾经栖息在简陋的茅屋里，茅屋曾经在瑟瑟的风里抖动，却在岁月的风雨中成了动人心弦的风景。那文字和那个瘦弱的身影和寂静而黑暗的夜色交融在一起，让我时刻努力地去分辨，却又无法分辨，因此在我的感受里，总觉得没有人从远方归来，也没有人走向远方。可是，那红楼一梦中的慨然叹息声却在空阔的心灵中沉沉地回响着，不绝如缕。

那个名叫曹雪芹的人，我在我的文字里把他写成天下第一有情的读书人。

一切都源于文字，源于思索，源于酒，也源于梦想，更源于一种至爱至痛的倾诉。树上的花朵飘落下来，那落花是人间的艳骨，缱绻的风流需要被净土掩埋。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杜鹃无语的黄昏，那个葬花的女子林黛玉轻掩重门，荷锄而去，她在感花伤己，也是在寻觅回家的路。

尘世间的爱和恨就这样充满激情地融合在了一起，岁月里的艳与寂就这样被沉痛地吟成了诗句。回头走进屋里，再次坐在灯下捧起曹雪芹写的这部名为《红楼梦》的大书，我身上沾染的露水和曹雪芹的文字一起滴落成雨，把我的小屋和我的心给渲染得湿漉漉的。



弹腔脸谱 程曜 摄

远去的老屋

倪建军

老屋坐落在山之麓，三面是田。

记不清它有多少间房，更不知住过多少辈人，那还是一个聚族而居的时代，堂厅四壁都是厚厚的木板。

从朝西的正面大门进去，穿过一扇石门便是中厅，中厅上下左右都有弄堂，户户连通，雨天不用走湿路。夏天走在弄堂里，浑身凉飕飕的。掇条小凳子坐在那，是纳凉的好地方。老人们尤其喜欢夏天在弄堂里乘凉闲聊，手中整日拿个蒲扇，缓缓摇动，银丝的头发仿佛是凝固了的时光。大抵是由于房子多而且相连的缘故，房间里的光线无一例外都比较暗。那时的窗户也格外小，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向外张望的脸。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从这里搬出去独户而居。留下来的人不断改建，老屋慢慢变了样子。那些腾空房子，拆的拆了，倒的倒了，最终面目全非，而今彻底消失。

消失不见的老屋，除了虚幻的记忆，它已不能给我们任何实际意义上眼球的观瞻和心灵的慰藉了。或许，在某个时间突然想起它来，心底只有怀念和伤逝。

其实，我没有在老屋生活的经历。我出生时，我家就已搬离老屋好多年了。但在我的童年，却跟老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对老屋也就有了一份无法抹去的情感。

上小学时，每天去学校几乎都要经过老屋的弄堂，去呼朋引伴，自然还要在那里玩闹一阵子，甚至像一阵风，要挨家挨户地穿过一遍才肯离去。大人们也没有谁抱怨孩子们的吵闹，似乎早都习以为常。听得最多的是大人们急促的吆喝声：跑快点！跑快点！可我们全然不顾，只在意自己的玩乐。

如今，那些在我们身后大声疾呼“小心绊脚”的长辈们，大都已悄然作古。他们如同老屋一样，永远消失在了影影绰绰的光阴尽头，消失在阡陌起伏的田间小道，消失在故乡门前的夕照里，消失在屋边悠然东去的潺潺流水之中……

每次经过老屋，我都习惯性地放慢脚步，偶尔驻足四望。看老屋背后矮小的山岗，想象它曾经给予老屋怎样的庇护；看老屋四角空出来的土地，去勾勒它曾经的模样；看老屋门前空阔的场地，大集体时期如火如荼的劳作场景扑面而来；更看到了那个童年的自己，正在场外捡拾进溅散落的豆子。看老屋正对的远山和白崖寨上那巨大的豁口，遥想先祖的选择和族谱里记载的老屋曾有的辉煌。

多少往事，淡如雾霭；多少故人，逝如炊烟；又有多少悲欢，无处浅唱低吟。

我仿佛这辈子都走不出那记忆里的老屋，走不出那短小的弄堂，走不出那些故人故事。一低头，我似乎就找到了那颗曾经跌落的门牙或者那一串委屈的泪水；一溜烟，我似乎就躲进了老屋的某个门后，让伙伴们蹑手蹑脚地寻觅；一抬头，我似乎就看到了那漆黑的架在灶台上的古老灯盏；一转身，我似乎又看到了某个长辈正坐在餐桌边的长凳上吸着那泛黄的长长烟筒……

对老屋没有感知的孩子们，他们的心里更多的是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喜爱。愿他们没有那些似乎很甜其实很苦的记忆，愿他们能对我们记忆里的老屋保持一点敬意。

藏在耳朵里的夏天

李光灿

夏天藏在耳朵里。虫鸣、蛙唱、蝉吟——有如天籁，一声声、一阵阵唤醒溽暑的夏天。

“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这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是作家儿时的乐园。我分辨不出各式的虫鸣，但许多虫唱混合的交响乐，却陪伴童年的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夏夜。最惬意的莫过平躺在竹席上，“卧看牵牛织女星”，而虫声四起，重复单调的演奏，好似琴弦铮铮作响。“深草之中，微虫独唱，其声丁丁，一二分钟一阙，绝似小叩金铃，闲敲石磬。”我没有张恨水的文采，写不出虫声的美妙。我曾从草野中捕获一只蟋蟀，出于好玩将其放养于室内，而至夜深人静熄灯欲睡，它便鸣金击鼓一般，立体声环绕入耳，灯一亮就渺无气息，被其惊扰得无法安眠。又想起上学时背过“虫声新

透绿窗纱”的诗句，反观现代人蜗居在高楼大厦里，混凝土浇筑的墙壁虫声是穿不透的，漫漫夏夜该多寂寥。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家在北方，打小没见过稻田，只见过绿沃千里的麦浪，而淙淙溪流穿过村庄，河畔杂草丛生，水边常有蝌蚪游嬉，用网子捕捞，再放进透明的玻璃瓶中，是童年的乐趣之一。“身作泥中计，声从雨后增。”青蛙是与农事最相宜的动物，我们从小就学赞美青蛙的课文，“河水清清天气晴，小小青蛙大眼睛。保护禾苗吃害虫，做了不少好事情。”而暴雨初歇后，水满沟塘，万蛙齐鸣，声势震天。古人说：“清心听鸣蛙，胜与俗子语。”实在是文人雅趣。

傍晚时分，蝉的幼虫从土里钻出来，拼尽全力往树上爬，天一黑，吃过晚饭的乡民便拿着手电筒出来捉蝉的幼虫了。不待它爬向高处，褪去蝉衣，就把它捉住，这既是夏夜的消遣活动，又能拿去卖钱补贴家用。蝉鸣一夏，终其一生，作家简媜说：“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于绿树荫浓处，知知不休，吟哦着古老的诗篇。“早蝉孤抱芳槐叶，噪向残阳意度秋。”西风残照里，“寒蝉凄切”，似断续不绝的咏叹调。

诗人流沙河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夏天在哪里？夏天就藏在中国人的耳朵里。

